潁濱文鈔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潁濱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十九 · 記

下一卷▶

【王氏清虛堂記】

〈淺然却澹宕。〉

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，前有山石瑰奇琬琰之觀，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，中置圖史百物，而名之曰「清虛」。日與其遊，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，嘯歌吟詠，舉酒相屬，油然不知日之既夕。凡遊於其堂者，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，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。

或曰：「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？」客曰：「不然。凡物自其濁者視之，則清者為清，自其實者視之，則虛者為虛。故清者以濁為汙，而虛者以實為礙。然而皆非物之正也。蓋物無不清，亦無不虛者。雖泥塗之渾，而至清存焉。雖山石之堅，而至虛存焉。夫惟清濁一觀，而虛實同體，然後與物無匹，而至清且虛者出矣。今夫王君，生於世族，棄其綺紈膏粱之習，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，沉酣縱恣，灑然與眾殊好。至於鍾、王、虞、褚、顏、張之逸跡，顧、陸、吳、盧、王、韓之遺墨，雜然前陳，贖之傾囊而不厭。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，則既與世俗遠矣。然及其年日益壯，學日益篤，經涉世故，出入禍患，顧疇昔之好，知其未離乎累也。乃始發其箱篋，出其玩好，投以與人而不惜。將曠

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，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，而未見之也。王君浮沉京師，多世外之交，而又娶於梁張公氏。張公超達遠騖，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。君當試以吾言問之，其必有得於是矣。」

【南康直節堂記】

〈文亦淺然，自是風人之旨。〉

南康太守聽事之東，有堂曰「直節」，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。庭有八杉，長短巨細若一，直如引繩，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，岌然如揭太常之旗，如建承露之莖，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廷，有不可犯之色。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。杉之陰，府史之所蹲伏，而簿書之所填委，莫知貴也。君見而憐之，作堂而以「直節」命焉。夫物之生，未有不直者也。不幸而風雨撓之，岩石軋之，然後委曲隨物，不能自保。雖竹箭之良，松柏之堅，皆不免於此。惟杉能遂其性，不扶而直。其生能傲冰雪、而死能利棟宇者，與竹柏同，而以直過之。求之於人，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？

徐君溫良泛愛，所居以循吏稱，不為察之政，而行不失於直。觀其所說，而其為人可得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堂成，君以客飲於堂上。客醉而歌曰：「吾欲為曲，為曲必屈，曲可為乎？吾欲為直，為直必折，直可為乎？有如此杉，特立不倚，散柯布葉，安而不危乎？清風吹衣，飛雪滿庭，顏色不變，君來燕嬉乎？封植灌溉，剪伐不至，杉不自知，而人是依乎？廬山之民，升堂見杉，懷思其人，其無已乎？」歌闋而罷。

【武昌九曲亭記】

〈情興心思俱入佳處。〉

子瞻遷於齊安，廬於江上。齊安無名山，而江之南武昌諸山，陂陁蔓延，澗谷深密，中有浮圖精舍，西曰西山，東曰寒溪，依山臨壑，隱蔽松櫪，蕭然絕俗，車馬之跡不至。每風止日出，江水伏息，子瞻杖策載酒，乘漁舟亂流而南。山中有二三子，好客而喜遊，聞子瞻至，幅巾迎笑，相攜徜徉而上，窮山之深，力極而息，掃葉席草，酌酒相勞，意適忘反，往往留宿於山上。以此居齊安三年，不知其久也。

然將適西山，行於松柏之間，羊腸九曲而獲少平，遊者至此必息。倚怪石，蔭茂木，俯視大江，仰瞻陵阜，旁矚谿谷，風雲變化，林麓向背，皆效於左右。有廢亭焉，其遺址甚狹，不足以席眾客。其旁古木數十，其大皆百圍千尺，不可加以斤斧。子瞻與客每至其下，輒睥睨終日。一旦大風雷雨，拔去其一，斥其所據，亭得以廣。子瞻與客入山視之，笑曰：「茲欲以成吾亭耶！」遂相與營之。亭成，而西山之勝始具，子瞻於是最樂。

昔余少年，從子瞻遊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，為之悵然移日。至其翩然獨往，逍遙泉石之上，擷林卉，拾澗實，酌水而飲之，見者以為仙也。蓋天下之樂無窮，而以適意為悅。方其得意，萬物無以易之，及其既厭，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。譬之飲食雜陳於前，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。夫孰知得失之所在？惟其無愧於中，無責於外，而姑寓焉。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。

【遺老齋記】

〈有老人之旨。〉

庚辰之冬，予蒙恩歸自南荒，客於潁川，思歸而不能。諸子憂之曰：「父母老矣，而居室未完，吾儕之責也。」則相與卜築，五年而有成。其南修竹古柏，蕭然如野人之家。乃辟其四楹，加明窗曲檻，為燕居之齋。齋成，求所以名之，予曰：予潁濱遺老也，盍以「遺老」名之？汝曹誌之。予幼從事於詩書，凡世人之所能，茫然不知也。年二十有三，朝廷方求直言，有以予應詔者。予采道路之言，論宮掖之秘，自謂必以此獲罪，而有司果以為不遜。上獨不許曰：「吾以直言求士，士以直言告我。今而黜之，天下其謂我何？」宰相不得已，置之下第。自是流落，凡二十餘年。及宣后臨朝，擢為右司諫。凡有所言，多聽納者。不五年，而與聞國政，蓋予之遭遇者再，皆古人所希有。然其間與世俗相從，事之不如意者，十常六七，雖號為得志，而實不然。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，憂莫慘於不如意。今予退居一室之間，杜門卻掃，不與物接。心之所可，未嘗不行；心所不可，未嘗不止。行止未嘗少不如意，則予平生之樂，未有善於今日者也。汝曹誌之，學道而求寡過，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。

【東軒記】

〈其恬曠之趣不如文忠公之《超然臺記》，而亦自悽愴可誦。〉

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，未至，大雨，筠水泛溢，蔑南市，登北岸，敗刺史府門。鹽酒稅治舍，俯江之湄，水患尤甚。既至，弊不可處，乃告於郡，假部使者府以居。郡憐其無歸也，許之。歲十二月，乃克支其欹斜，補其圮缺，辟聽事堂之東為軒，種杉二本，竹百個，以為宴休之所。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。余至，其二人者適皆罷去，事委於一。晝則坐市區鬻鹽、沽酒、稅豚魚，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。莫歸筋力疲廢，輒昏然就睡，不知夜之既旦。旦則復出營職，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。每旦莫出入其旁，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。

余昔少年讀書，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。私以為雖不欲仕，然抱關擊柝，尚可自養，而不害於學，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！及來筠州，勤勞鹽米之間，無一日之休，雖欲棄塵垢，解羈縶，自放於道德之場，而事每劫而留之。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，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，良以其害於學故也。

嗟夫！士方其未聞大道，沉酣勢利，以玉帛子女自厚，自以為樂矣。及其循理以求道，落其華而收其實，從容自得，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，而況其下者乎？故其樂也，足以易窮餓而不怨，雖南面之王，不能加之，蓋非有德不能任也。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，希聖賢之萬一，自視缺然，而欲庶幾顏氏之樂，宜其不可得哉！若夫孔子周行天下，高為魯司寇，下為乘田委吏，惟其所遇，無所不可，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。

余既以譴來此，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，獨幸歲月之久，世或哀而憐之，使得歸復田里，治先人之敝廬，為環堵之室而居之，然後追求顏氏之樂，懷思東軒，優遊以忘其老，然而非所敢望也。

【待月軒記】

〈文不著意，而援隱者之言論身與性，似入解。〉

昔予遊廬山，見隱者焉，為予言性命之理曰：「性猶日也，身猶月也。」予疑而詰也。則曰：「人始有性而已，性之所寓為身。天始有日而已，日之所寓為月。日出於東。方其出也，物咸賴焉。有目者以視，有手者以執，有足者以履，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。及其入也，天下黯然，無物不廢，然日則未始有變也。惟其所寓，則有盈闕。一盈一闕者，月也。惟性亦然，出生入死，出而生者，未嘗增也。入而死者，未嘗耗也，性一而

已。惟其所寓，則有死生。一生一死者身也。雖有生死，然而死此生彼，未嘗息也。身與月皆然，古之治術者知之，故日出於卯，謂之命，月之所在，謂之身，日入地中，雖未嘗變，而不為世用，復出於東，然後物無不睹，非命而何？月不自明，由日以為明。以日之遠近，為月之盈闕，非身而何？此術也，而合於道。世之治術者，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。」

予異其言而誌之久矣。築室於斯，辟其東南為小軒。之前廓然無障，幾與天際。每月之望，開戶以須月之至。月入吾軒，則吾坐於軒上，與之徘徊而不去。一夕舉酒延客，道隱者之語，客漫不喻曰：「吾嘗治術矣，初不聞是說也。」予為之反復其理，客徐悟曰：「唯唯。」因誌其言於壁。

【洛陽李氏園池詩記】

〈文不著思而自風雅。〉

洛陽古帝都，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，居家治園池，築臺榭，植草木，以為歲時遊觀之好。其山川風氣，清明盛麗，居之可樂。平川廣衍，東西數百里，嵩高少室，天壇王屋，岡巒靡迤，四顧可挹，伊、洛、、澗，流出平地。故其山林之勝，泉流之潔，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。一畝之宮，上矚青山，下聽流水，奇花修竹，布列左右，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，實甲天下。若夫李侯之園，洛陽之一二數者也。

李氏家世名將，大父濟州，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，方用兵河東，百戰百勝。烈考寧州，事章聖皇帝，守雄州十有四年，繕守備，撫士卒，精於用間，其功烈尤奇。李侯以將家子，結髮從仕，曆踐父祖舊職，勤勞慎密，老而不懈，實能世其家。既得謝，居洛陽，引水植竹，求山谷之樂，士大夫之在洛陽者，皆喜從之遊，蓋非獨為其園也。凡將以講聞濟、寧之餘烈，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，其方略遠矣。故自朝之公卿，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，凡若干篇。仰以嘉其先人，而俯以善其子孫。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，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。

熙寧甲寅，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，而視聽不衰，筋力益強，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。將刻詩於石，其子遵度官於濟南，實從予遊，以侯命求文以記。予不得辭，遂為之書。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。

【黃州快哉亭記】

〈入宋調而其風卣自佳。〉

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肆大；南合湘、沅，北合漢、沔，其勢益張；至於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與海相若。

清河張君夢得，謫居齊安，卽其廬之西南為亭，以覽觀江流之勝；而余兄子瞻，名之曰快哉。葢亭之所見，南北百里，東西一舍。濤瀾洶湧，風雲開闔。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，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。變化倏忽，動心駭目，不可久視。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，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，岡陵起伏，草木行列，煙消日出，漁夫樵父之舍，皆可指數，此其之所以為快哉者也。

至於長洲之濱，故城之墟，曹孟德、孫仲謀之所睥睨，周瑜、陸遜之所騁騖，其流風遺跡，亦足以稱快世俗。昔楚襄王從宋玉、景差於蘭臺之宮，有風颯然至者，王披襟當之，曰：「快哉此風！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？」宋玉曰：「此獨大王之雄風耳，庶人安得共之？」玉之言，葢有諷焉。夫風無雌雄之異，而人有遇不遇之變；楚王之所以為樂，與庶人之所以為憂，此則人之變也，而風何與焉？

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？今張君不以謫為患，竊會計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閒，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，無所不快；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，挹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！不然，連山絕壑，長林古木，振之以清風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。烏睹其為快也哉？

【齊州閔子祠堂記】

〈按：閔子所以不仕季氏為一篇柱子，其言亦有見。〉

歷城之東五里，有丘焉，曰閔子之墓。墳而不廟，秩祀不至，邦人不寧。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。熙寧七年，天章閣待制、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。越明年，政修事治，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：「此邦之舊，有如閔子而不廟食，豈不大闕！公唯不知，苟知之，其有不飭？」公曰：「噫！信其可以緩？」於是鳩工為祠堂，且使春秋修其常

事。堂成，具三獻焉，籩豆有列，儐相有位，百年之廢，一日而舉。學士大夫觀禮祠下，諮嗟涕洟。

有言者曰：「惟夫子生於亂世，周流齊、魯、宋、衛之間，無所不仕，其弟子之高第，亦咸仕於諸國。宰我仕齊，子貢、冉有、子遊仕魯，季路仕衛，子夏仕魏。弟子之仕者亦眾矣。然其稱德行者四人，獨仲弓嘗為季氏宰。其上三人，皆未嘗仕。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。閔子辭曰：『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』且以夫子之賢，猶不以仕為汙也。而三子之不仕，獨何歟？」言未卒，有應者曰：「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？望之茫洋不知其邊，即之汗漫不測其深，其舟如蔽天之山，其帆如浮空之雲。然後履風濤而不僨，觸蛟蜃而不驚。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，則亦十里而返，百里而溺，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。方周之衰，禮樂崩弛，天下大壞，而有欲救之，譬如涉海，有甚焉者。今夫子之不顧而仕，則其舟楫足恃也。諸子之汲汲而忘返，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，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。若夫三子，願為夫子而未能，下顧諸子，而以為不足為也，是以止而有待。夫子嘗曰：『世之學柳下惠者，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。』吾於三子亦云。」眾曰：「然。」退而書之，遂刻於石。

【上高縣學記】

〈雅！〉

古者以學為政，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，示之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揉而熟之，既成使歸，更相告語，以及其父子兄弟。故三代之間，養老，饗賓，聽訟，受成，獻馘，無不由學。習其耳目，而和其志氣，是以其政不煩，其刑不瀆，而民之化之也速。

然考其行事，非獨於學然也，郊、社、祖廟、山川、五祀，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，而教民不犯者也。故其稱曰：「政者，君之所以藏身。」蓋古之君子，正顏色，動容貌，出詞氣，從容禮樂之間，未嘗以力加其民，民觀而化之，以不逆其上，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。至於後世不然，廢禮而任法，以鞭樸、刀鋸力勝其下，有一不順，常以身較之。民於是始悍然不服，而上之人親受其病，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。子遊為武城宰，以弦歌為政，曰：「吾聞之夫子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夫使武城之人，其君子愛人而不害，其小人易使而不違，則子遊之政，豈不綽然有餘裕哉！上高，筠之小邑，介於山林之間，民不知學，而縣亦無學以詔民。縣令李君懷道始至，思所以導民，

乃謀建學宮。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，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，不逾年而學以具。奠享有堂，講勸有位，退習有齋，膳浴有舍，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。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，賦役獄訟不諉其府。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，知其為學之力也，求記其事，告後以不廢。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，其所以得於民者，非復世俗之吏也。故為書其實，且以誌上高有學之始。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，眉山蘇轍記。

【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】

〈雅。〉

惟京西於諸路，地大且近，西舉鞏、洛，北兼鄭、滑，南收陳、許、蔡、汝、唐、鄧、申、息、胡、沈，浸淫秦、楚之交，翕引河、汴，縈阻淮、漢、出入數千里，土廣而民淳，鬥訟簡少，盜賊希闊，外無蠻夷疆場之虞，內無兵屯饋餉之勞，為吏者常閑暇無事。然其壤地瘠薄，多曠而不耕，戶口寡少，多惰而不力，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為最貧。每歲均南饋北，短長相補，以給軍吏之奉，故轉運使之職，於他路為最急。雖然，事止於自治，而無外憂，財止於自足，而無外奉，則雖貧而可以為富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。

熙寧之初，朝廷始新政令，其細布在州縣，而其要領，轉運使無所不總。政新則吏有不知，事遽則人有不辨。當是時也，轉運使奔走於外，谘度於內，日不遑食。由是京西始判，而鄭、滑並於畿內。自某某若干州為南，自某某若干州為北。南治襄陽，北治洛陽。殿中丞陳君知儉，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，既而為轉運判官，復為副使，以領北道，始終勞瘁，置功最力。將刻名於石，以貽厥後，而顧瞻前人，泯焉未紀，乃按典籍以求遺放。自開寶以來，得若干人，而君之祖、考、伯父三人在焉。嗚呼，盛哉！夫若干人者遠矣，其詳不可得而知。然其遺風餘澤，故老猶有能道之者。孟子有言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若夫政之去取，地之合離，與其人之在是者，後世將有考焉，是以具載於此。

熙寧六年十月日記。

【杭州龍井院訥齋記】

〈近禪旨。〉

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，初住上天竺山，以天台法化吳越。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，事之如養父母，金帛之施不求而至。居天竺十四年，有利其富者，迫而逐之，師忻然舍去，不以為恨。吳越之人，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，天竺之眾分散四去。事聞於朝，明年，俾復其舊。師黽勉而還，如不得已，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，眾復大集。

無幾何，師告其眾曰：「吾雖未嘗爭也，不幸而立於爭地。久居而不去，使人以己是非彼，非沙門也。天竺之南山，山深而木茂，泉甘而石峻。汝舍我，我將老於是。」言已，策杖而往，以茅竹自覆，聲動吳越。人復致其所有，鐫險堙圮，築室而奉之。不期年，而荒榛岩石之間，臺觀飛湧，丹堊炳煥，如天帝釋宮。師自是謝事，不復出入。高郵秦觀太虛，名其所居曰「訥齋」。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。

予聞之，師始以法教人，叩之必鳴，如千石鐘，來不失時，如滄海潮，故人以「辯」名之。及其退居此山，閉門燕坐，寂嘿終日。葉落根榮，如冬枯木，風止波定，如古澗水，故人以「訥」名之。雖然，此非師之大全也。彼其全者，不大不小，不長不短，不垢不淨，不辯不訥，而又何以名之？雖然，樂其出而高其退，喜其辯而貴其訥，此眾人意也，則其以名齋也亦宜。系之以詞曰：

以辯見我，既非見我。以訥見我，亦幾於妄。有叩而應，時止而止。非辯非訥，如如不動。諸佛既然，我亦如是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